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牧铃 著  
JIAN NAN  
DE  
GUI CHENG

“艰难的归程”系列小说

# 艰难的归程

(修订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儿童文学  
金牌作家书系

牧铃 著

“艰难的归程”系列小说

JIAN NAN  
DE  
GUI CHENG

# 艰难的归程

(修订版)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艰难的归程 / 牧铃著. — 2 版 (修订版). —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48-0962-6

I. ①艰… II. ①牧… III. ①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5452 号

JIANNAN DE GUICHENG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总策划: 徐德霞

责任编辑: 王桂馨 孙彦

插图: 牧铃 左俊亭

责任校对: 刘成聪

著者: 牧铃

美术编辑: 李东

责任印务: 任钦丽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22

总编室: 010-57526071

传 真: 010-57526075

发行部: 010-57526568

h t t p :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北京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60mm × 980mm 1/16

印张: 15.25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2 版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3 次印刷

字数: 200 千字

印数: 203251-218250 册

ISBN 978-7-5148-0962-6

定价: 20.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539)

# 艰难的归程

JIAN NAN  
DE  
GUI CHENG

## 第一部 被淘汰的劣等狗

没有存活的权利，  
小小狗娃从天堂坠入地狱…… 001

谁都可以任意处死它，  
无处容身的杂种每天都在逃命…… 021

速度，造就了一个独行大盗……  
它要向强者实施报复了！ 039

被当成“狼精”穷追猛打，  
它必须调动全部智慧和体能…… 054

被炒作成“狗王”的杂种厌倦透了！  
于是，在一场雪耻之战后，它…… 069

## 第二部 牧犬与驯狼

它在牧场上找到了新家，  
却莫名其妙遭人劫持…… 085

新来的“狼姑娘”当上了牧犬，  
成了阿蓬的好朋友…… 102

血案！又一桩血案！  
谁是凶手？ 114

狼，  
就该像狼似的活着！ 126

不就是狼吗——  
没什么了不得的，上！ 136

第三部 艰难的归程

当上了“主力”，却没被人  
放在眼里——阿蓬，委屈吗？ 150

狼妹在行动——  
它不愧为一头真正的狼！ 166

可怕的灾难迫在眉睫，  
必须当机立断…… 179

又是狼！  
这一次可是独战群狼…… 193

回家的路，  
是那样艰难…… 213

## 第一部

# 被淘汰的劣等狗



没有存活的权利，  
小小狗娃从天堂坠入地狱……



在“爱犬族”眼里，狗的血统就像矿物中的元素那么重要，来不得半点“掺杂使假”。要想在他们面前用杂交狗去混充一只名贵的纯种狗，比拿水晶石冒充金刚钻还困难！

于是宠物场老板也被懂行的顾客们逼出了一双火眼金睛，他能够通过外形的细微差别，看出每条狗血统上的差异。正因为如此，从这儿出售的狗崽子，才百分之百地保证了品种纯正，给他的“乐园宠物良种场”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和滚滚财源。比方眼前这个“雷斯”幼狗的方阵吧，它们的毛色整齐得如同新发的制服，下垂的耳廓，尖细的短尾巴，黑亮的鼻尖乃至脚爪，无一不像是同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毫不怀疑，这群

聚集在一起等候接受疫苗注射的小家伙，一个个都将长成熊腰虎背的巨犬，成为最可信赖的“保镖”，让主人们备感安全，为它们掏了多少钱也不会后悔！

老板眼中的小雷斯们渐渐幻化成一捆捆钞票。“我的宝贝儿！”他俯下身去抚摸那些圆滚滚的小脑袋。突然，他的眼光盯住了其中一只。

“哟，这儿有个冒牌货！”老板揪着那条小狗的后颈皮站起来，“我敢保证，这东西是雷斯和土种灰狗的杂交后代！”

黄里透灰的狗崽子在他手里来回扭动着，它同样有着胖乎乎的身段和雪白的肚子，跟正宗雷斯没什么两样。但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它的四只短爪子如沾了煤灰似的，耳朵在头顶竖着，看不出任何下垂的迹象，正是这“煤灰”和直立的耳朵暴露了它二分之一的土著血统。

纯种的小雷斯每只高达数万元，雷斯和别的良种的杂交后代，也还能值数千元一只，唯独这个土种灰狗生出的东西一文不值。因为在牧人那儿，土种牧犬是互相赠送的，从没谁拿它们出售过。

显然，有人偷走了一只雷斯，弄了这么个东西来凑数。

倒提着半米长的狗娃儿再三验证过自己的判断，老板怀疑的目光从几个饲养员脸上一一扫过。宠物场的繁育培训部实行全封闭式管理，这个贼，只能出在内部！

可是，所有饲养员都是一脸无辜的坦然，似乎谁都与这事无关。

老板叹息着摇摇头，宁可承担损失，也不能因为这个狗杂种损害“乐园”在客商心目中的信誉。他的宠物场能发展到今天的规模，靠得就是“信誉”二字啊！他扯掉了狗娃吊着的胸牌。

“喏，你把它拿去处理掉，”他把狗崽子递给待在一旁的十三号驯狗员，“弄利索些。”

十三号驯狗员拎着杂种狗崽子回到自己的宿舍。这价值数万的宝贝疙瘩一下子变得一文不值，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繁育部是狗崽子们真正的乐园，它们在这儿吃的是经营养师严格



按照科学方案调配的食物，住的是装有移动塑胶地面的幼崽专用房。活动地面不光及时挪走了污秽，而且每天在规定时间内迫使小狗们运动——不按照地面移动的速度反向行走，要被蹭上墙壁去的！

玩的东西更是多得数不清，滑板、转椅、小车，可以站上去踩着滚动的大彩球，供它们蹦跳的海绵坑……对了，还有音乐。狗崽子们进餐和入睡前，要给它们播放轻柔的乐曲；等到“散步——奔跑”时间，那些旋律铿锵的运动进行曲，会随着地面移动速度渐渐加快节奏。

洗澡和消毒也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狗崽子们身上不能发现任何一种寄生虫……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让狗娃儿们适应未来的生活。养得起名贵宠犬的当然不是一般的主儿，这里的狗崽子全是为那种家庭准备的。

为此，饲养场给所有工作人员制定了纪律，其中最紧要的两条，就是不许大声呵斥，更不允许揍狗。老板坚信，只有“温情脉脉”的成长环境，才能造就一条狗的贵族气质。

“千万不要用拳脚棍棒去招惹一条小狗。”在给员工们训话时老板告诫，“那样做，只会唤醒狗对人类的仇恨！”

这话确实是经验之谈！随便拿一根树枝或是别的什么朝一条小狗捅捅看，小家伙百分之百要尖声吠叫着亮出细米似的白牙向你还击的。按宠物场老板的说法，这会儿，你已经在狗崽子心头播下仇恨的种子了！

老板辞退过三名驯狗员，都是因为他们“嗓门儿太大”，对幼狗“不够温柔”。

乐园的狗崽子幸福地生活在百般呵护的关爱之中，它们得感谢自己的种系，感谢自己所属的“名门望族”才对！可是忽然间，居然有个什么都不是的野杂种稀里糊涂混了进来，像马克·吐温笔下的“贫儿”，冒名顶替地享受了一段王子的幸福生活——哈哈，太滑稽、太有趣了！

十三号把杂种狗崽抱到桌上，学着老板的样儿扳住狗爪子，吹开毛看了看，再提拎一条后腿，看狗崽子能不能把头昂起来。狗崽子吓得狂呼乱叫，十三号就拈住它两片薄薄的耳廓皮儿往下摁。耳朵垂下，小东



西立即成了“雷斯”，松开手，那对大耳朵又固执地竖了起来。

十三号失去了耐心，他用一根肮脏的绳子套住狗脖子。老板没看错！既然这个低贱的杂种没资格在宠物场活下去，就让它痛痛快快地“去”吧。他拽了一把，狗崽子叭嗒一声摔下地，现在只要用力一勒，“处理”便宣告完成。

吓得战战兢兢的狗崽儿看着这个反复摧残它的人，眼神恹恹惶惶，一个劲儿往后退。

“过来，别惹我发火！”十三号呵斥着往外拽它，“那样你会死得更惨的——出来！”

“嗷嗷！”退到了床架子底下的小狗奶声奶气地抗议，“呜嗷！呜嗷嗷！”

绳子在床脚上绕了一圈，十三号拽了一把没拉动。他从门后抓过一根木棍，“狗杂种！”他恶狠狠地骂道，“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这话可不像对一条被判死刑的狗说的，他忍不住要笑，这一笑，倒让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他扔掉绳头，找来一截旧皮带，做成一个项圈，就爬到床下，安抚地揽过小狗，给它套上；又从床底的破木箱里翻出一根锈迹斑斑的细铁链，把狗拴到屋外的水泥阶沿儿下。

“杂种，唉，你这个狗杂种！”他伸过手指，冲狗耳朵上重重弹了一记，小狗疼得眯缝着眼睛呜呜嗷嗷向后缩。十三号便将一只破盆子踢到狗娃身边，往里面扔了个馒头，倒进半杯喝剩的牛奶。

狗崽子恹恹的眼里放出亮光。它看看人，再看看盆子，小心地向前走了一步，稍停，又试探地跨出了第二步。见那人没有要伤害它的样子，小家伙便摇摇尾巴，把粉红色的舌尖伸向肮脏的盆边。

“杂种——对了，你就叫杂种！记住！杂种，这是你的名字！你给我好好儿活下去！”驯狗员像对人那样说，“你得吃饱，睡足，长一身像样儿的好肉，到那时候，我再为你把汤锅烧得滚滚的！”

被冷馒头噎得直打嗝儿的杂种拼命地摇动尾巴表示感谢，似乎，它真的记住了自己的新名字，也认可了这位主人，并且接受了“长肉”的任务。



十三号便吹着口哨走向他的大白马。

他该上班去驯狗了。

这个杂种离汤锅不会太远的！跨上马背时他愉快地想。杂种狗不值钱，但通常是能吃能睡的家伙，而且长得飞快。



对宠物场老板来说，十三号驯狗员要算个难得的“人才”。

他原本是马戏团的驯兽师，专门与虎豹豺狼之类的猛兽打交道。那些野性的大家伙到了他的手里，没有不俯首帖耳的。

“那是因为我教它们听懂我的话。”他吹牛，“我这人嘛，在与野兽交流上天生就是个奇才！”

事实也是如此。上台表演时，这位青年驯兽师的鞭子从不落到动物身上，他只是不停地对野兽们说话，动物演员便依照他的口令做出各种动作：起立，行礼，打滚儿，拉车，钻圈……当动物们表演不到位，或是观众要求重新表演某一节目时，他还会用他那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娓娓动听地做上一段“思想工作”。

“你看，那只小熊摔倒了，它拉不动车子，你应该去帮它一把呀！”他对一头大老虎说。老虎便听话地站起来，真的走过去，张嘴叼起车辕，帮小熊把车拉过了舞台。

观众们为驯兽师赋予老虎的爱心欢呼喝彩，而这位擅长以友善的语言感动动物的驯兽师，也一再在电视屏幕上亮相，成了明星。

直到有一天，动物保护协会的几名工作人员从那些野兽绚丽的毛层下发现了大量可怕的伤痕，“爱心驯兽师”的面具才被戳穿。原来，为了使野兽们“听懂”他的话，这位驯兽师暗地里使用了许多残酷的手段，通过鞭抽、棒击、针刺、火烫和饥饿，迫使动物对那些语言指令产生条件反射，变作能“听懂”人话的“小乖乖”。久而久之，虐待动物成了他的一种享受，一份邪恶的乐趣，他对动物的虐待更加花样百出……

黑幕被戳穿，马戏团被迫解散，虎豹豺狼都放归了自然保护区。失去了用武之地的驯兽师经人介绍，来到了宠物场。

他的工作是驯服那些猛兽型巨犬。

“到我这儿工作你不必有任何顾忌。”深知他那段不光彩历史的老板给他吃下定心丸，“我可不管你使用什么手段，只要让这些狗的奴性发挥到淋漓尽致，你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那我得狠揍它们！”被编为十三号的驯兽师说，“唯有那样，才能令它们服从我的权威！”

“但你还得把这种权威成功地移交给买下它的顾客。”老板提醒，“现在很多人愿意买大狗。”

“那并不难，”十三号胸有成竹，“只要在售狗的同时向顾客赠送那条旧锁链和那根打过它无数回的鞭子——奴化了的狗很快就会将鞭子的持有者认作新主人的。”

老板满意地让他签下了合同。宠物场得到了合格的技师，而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以及快乐。同时被老板接受下来的，还有他从马戏团带出来的那匹大白马。从此，十三号每天都骑着大白马，威风凛凛地巡视在宠物场的猛犬区。对于征服过虎豹和棕熊的他来说，驯化这些恶狗简直太轻松啦。

他有把握让老板一次又一次惊喜交加的！

他真正的工作是在夜幕降临之后。

将隐蔽的后院开辟成一个对外保密的训练场，十三号开始发挥他的驯兽天才。

四条腿的走兽，身上的神经分布都大同小异，十三号一下子就找准了狗身上神经最为密集的几个“痛觉敏感区”。他的鞭子便像长了眼睛似的，专门向这几个地方“招呼”。

他要揍痛它们，但又不能打伤打残了，所以必须讲究打狗的艺术，讲求鞭梢落点和力量的精确度。这些鞭打会跟他的呵斥声一起，深深烙入每条猛犬的大脑神经，使它们在变得凶恶残暴的同时永远不忘记那



么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上帝”——现在的驯狗员，以及将来的主人。

老板也时常前来观看。

他那套理论仍然管用。没错，揍狗便是播种仇恨。而仇恨人类的猛犬，作为主人的保镖或是恶奴更加适用。彻底被打掉了锐气的狗可能仇视所有的人，却不敢仇视主人。

在主人面前，它们永远是最忠实的奴仆。

乐园宠物场提供的猛兽型宠犬，必须都塑造成这个德行！

杂种当然不知道自己与汤锅的距离，它挺满意眼下的处境。

每天，十三号都要从那些良种贵犬的食盆子里克扣下足够它尽情享受的美食，带回来，让它一连几小时从容自在地独坐在那儿细嚼慢咽。

早先，它可没享受过这份从容！

良种狗群处处受到优待，但混在那帮狗娃里，一日三餐都紧张得要命。食物从不缺乏，争食却必不可免。野兽的自私，在群养动物中最明显的表露便是对食物的争夺。狗崽子们尖声吠叫着争先恐后往前头钻，几个特别强横的家伙，还咬着同伴的后腿或尾巴向旁边拽……

将小狗群养也是十三号的建议，他有一套令老板拍案叫绝的高论：大狗要在孤独中培养冷酷凶恶，而小狗必须从群体竞争中获得打斗的勇气，这样，他们才能训练出一流的“保镖犬”。

天性怯懦的杂种对那些竞争永远心存恐惧，它只敢缩在后面，捡食被同伴们拖出食槽又践踏得脏污不堪的残食……

那种日子，总算熬到头啦。

趴在阳光下慢腾腾进食的杂种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一个月不到，它的体重增加了一倍多。它的爪子更黑而耳朵愈见坚挺，外形与纯种雷斯相去更远，完全成了一只土种牧犬。不过，养尊处优的生活使它拥有了一身牧犬所不具备的漂亮皮毛，像狐皮，又似缎子般油滑发亮。

“瞧它这身肉！”主人喜欢向同事们夸耀。



那些人便围上来，轮番抚摸杂种肥软的脊背，让巴掌陷在它的皮毛里。宠物场难得出现一个杂种，碰上了，是大家的口福。把它养大了再吃肉，这主意不错哇。杂交的土狗，没准儿能长到三四十公斤重！

驯狗员们你一言我一语，饶有兴致地争论起“汤锅清炖”和“砂罐红焖”的优劣。受宠若惊的杂种躺在他们中间，在人手的抚摸下撒娇，打滚儿，快活地呢噉着，去空中接食人们扔给它的蛋糕和巧克力碎块。它的“空中拦截”十之八九是要扑空的，但既然扑空摔跌一样能引发主人快乐的大笑，它又何乐而不为呢。

杂种扑跌得更加起劲。

那些人散去后，杂种又被链子牵回主人指定给它的台阶边，躺在一块给它当褥子的麻袋上，它心满意足地昏昏入睡。

吃下的营养，就在无忧无虑的甜梦中化作血肉，化作更为光泽亮丽的毛皮。

甚至在梦中，它也能感觉到肉体的膨胀。

那种膨胀，又反过来给它以更舒适的酣眠，更旺盛的食欲……

遵照主人的意愿，杂种夜以继日地吃喝膨胀，积蓄着脂肪。



主人心情好时，会趁巡视和训练之余领着杂种到处走走，好让它消消积食。

杂种欣然走在主人那匹脏得变成了灰色的大马后头，吃力地扭动腰胯，迈开四条胖腿。它毕竟还是一个天性好动的小狗崽子，总想追咬一片随风旋转的纸片儿，或是跃过一个低矮的树桩，来发泄它心中的快乐。不过这种时候，它很容易被四条胖呆了的腿弄个跟头。

杂种狼狈地汪鸣汪鸣，希望主人来给它以安抚，最好能抱它跨上马背神气一番。

十三号哈哈一笑，猛拽链子，把杂种从绊倒的地方提拎得离地三尺，再重重摔下。杂种委屈地呜咽着，拼命迈动四肢。因为大白马已经在小跑，要想不被拽得打滚儿、蹭肚皮，还是努力追上吧。呜呜——嗷！呜嗷！

它一边哭一边跑。

高高的围墙之内，是一个狗的世界。

除了水泥房舍和那些打狗驯狗侍候狗的人，一窝儿猫，一个常常骑坐在老板脖子上的小家伙，剩下的全是狗了。

多得数不清的狗！

所有名贵宠犬都佩戴着标志纯正血统的胸牌。它们的个头大小悬殊，有小的像玩具的，有披着满头“鬃发”的，有擎着鸡毛掸子似的尾巴的。最为怪怪的是一个瘦鬼，它赤裸着半截无毛的身子，偏要系上一个鲜艳的大红领结。

几个人在耐心地训练“玩具”们用后肢站立，走路和钻圈，钻腿缝儿。

大狗则完全是另一副派头，它们一个个如狼似虎，被分别囚禁在半露天的水泥栏舍里，冷冷地斜视着围栏外面的世界。

那些眼光有的忧郁，有的茫然，但只要谁敢靠近围栏，它们都会在霎时间变成凶神恶煞。

杂种不敢到那种地方停留。

前面有一道似曾相识的水泥栅栏。

它似乎在这儿住过……对了，这是小雷斯们集体活动的场所！记起那群小伙伴，杂种兴奋地噉了一声。

血统纯正的小雷斯们一拥而出，恨恨地冲着它叫骂开了。

杂种不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得罪了它们。汪汪！仗着主人在身边，它也恶声相报。

十三号赏了它一鞭子，提醒它闭嘴。

杂种才注意到那帮家伙比它高大得多了，但没有一个像它那么胖的。可怜的小伙伴！它们享受过从容？享受过独处的自由吗？

优越感油然而生，杂种骄傲地扭动着肥胖的腰胯，跟着大白马离开了那儿。

没过多久，那种优越感就被失落感所取代。小雷斯们接二连三地被人买去，它们更加不可一世，颠儿颠儿地追在新主人屁股后头走向各式各样的小轿车。那些家伙翻脸不认人，朝原先饲喂它们的工人吠叫。

有个让新主人佩上一根银链子和一枚绿宝石胸饰的狗崽子格外放肆，当老板拍拍它的脑袋向它道别时，这戴上了宝石的家伙居然威胁地冲老板咧开一嘴白牙，还恶狠狠地发出低吼。

呜——汪！呜——汪汪！

老板偏不生气，他堆上一脸笑，用九十度的鞠躬，把那条狗连同新主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送出大门。

老板今天的好脾气，让杂种觉得没必要老躲着他。它站在路中，期待老板也像安抚那条狗似的摸它一把。

老板却抬脚对它踢来，“滚开！”

噉！杂种疼得拽直了链条不知该往哪儿躲。

“谁弄了这么个东西进来？”老板眼珠子瞪得像对铃铛，“我一再讲过，乐园宠物场不允许出现土种贱狗！”

“是我……一个朋友的，”十三号忙说，“他老爸病了，把狗寄到我



这儿养两天……”

“下不为例——尽快弄走！嗯？”

“我知道。”十三号满口答应，“等他爸病好，立即送过去。”说罢，他跨上马，拽了链子就走。

杂种被拽得踉踉跄跄，连滚带爬。

它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了。

磕碰得浑身酸痛，总算回到了住所。

杂种趴在阶沿下啥也吃不下，光想睡。它不断地从梦中惊醒，又不断地返回梦境，反反复复，梦见的都是它跟小雷斯们在一起的生活。

小雷斯们执意要跟它过不去，它们追它咬它，还把它按在移动的地板上，将它的脑袋直往墙壁上蹭……

然后那帮自命不凡的家伙一个个都被人领走了。

……一位阔太太牵走了它！

老板恭恭敬敬把它送出大门。汪汪！它也狠狠地对老板叫，它没忘记老板踢它的那一脚。

老板陪着笑脸不敢生气，杂种便跟那胖女人一同走向小车。

无数小雷斯羡慕地跟在后头。它更神气地冲它们吠叫。汪！哐！哐！哐！

“吵死！”主人没好气地冲它吼。怎么像个男人的声音？紧跟着踢来的一脚把它从梦境中彻底唤醒。眼前仍然是光秃秃的水泥阶沿儿，盛着脏骨头的食盆。杂种晃了晃脑袋，把锁链抖得咣唧唧响。总有一天，这根锁链要牵到一位高贵的先生或太太手中的！它痴迷地想。

它憧憬着那一天，那个日子也许就是明天，后天……然而没有，日子一天天过去，它仍然孤独地蹲坐在阶沿儿下，守着它的食盆。

主人也不再领它出去散步。

不久它又习惯了，它忘掉了外面的一切，心情和胃口一样好起来，杂种长得更快了。





大狗小狗们轮番“坐庄”，主宰着宠物市场的风云起落。

早些年，是软绵绵娇滴滴、会打躬作揖恭喜发财的“美丽”、“蝴蝶”、“西施”们红极一时，天使型的小东西卖出过二三十万只的天价。后来风气骤变，在一个人和一条巨大的恶犬之间拴一根链子使他们形影不离，一下子成了街市上最时髦的造型。雅男贵妇们便不约而同地追求起猛兽型的大狗来，重逾百斤的“保镖犬”顿时身价百倍。

深谙顾客心理的老板有心将宠物市场上的“猛犬热”煽动到白热状。早有预见的十三号趁此向老板献上第一条妙计：在宠物场的营业区开辟一个“斗犬擂台”，隔三岔五地举办“狗王擂台赛”。擂台赛的擂主，一律由近期将要成批推向市场的某种猛犬担任。

“好主意！”老板拍案叫绝。

对于拥有多种大型狗的乐园宠物场来说，要为“擂主”选配适当对手，以确保本轮“狗王”的不败纪录，一点也不困难。而顾客们在观看过擂台赛之后，掏钱购买镖犬便心甘情愿绝不皱眉了——

谁都不会怀疑，自己买下的正是“狗王”的嫡系后代！

见老板动了心，十三号不失时机地献上第二条妙计：惊心动魄的狗王争霸赛可以出售门票哇，凭这个，宠物场每周也能获取不菲的额外收入。

老板一高兴，给十三号加了一级工资。

得意洋洋的十三号就在第二周的擂台赛时又把杂种带了出去。

杂种被牵进斗狗场，拴在水泥栅栏上。

四周挤得满满的，全是观众。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人，杂种不免有些发慌。它不时地转过头向外头望，直到弄清了它跟那些人之间还隔着一道坚硬的水泥栅栏，才稍稍安下心来。

眶唧眶唧的巨响声中推进了两只带轮子的大铁笼，杂种的心又悬得老高，因为它看到那对铁笼里分别走出两只前所未见的大狗。

互相威胁地低吼着，两只狗同时朝对方冲去，沉重的脚步叭嗒叭嗒，震得水泥地面发颤。